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35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首山的文峰塔

听爹娘说,在春天里,他们去襄县姚庄看望住在捡娃姑家的栓义伯。捡娃姑带他们去了首山公园,桃红柳绿,油菜花一派金黄,还远远能看到首山的文峰塔呢。爹娘说的姚庄,乡人多称山前姚庄,什么山?首山啊。国庆长假在家陪伴爹娘,一时兴起,就带着爹娘,去看首山的文峰塔。

莽莽苍苍的大中原,河网密布,万里平畴,却少山脉。不过,只是稀少而已,也不能说无山,襄县城南五里许即有首山。首山,万山之首,或说是八百里伏牛山之首,似乎气魄不小。但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实在是平淡无奇,光秃秃的濯濯童山,横卧中原,了无生趣。因汝水泛滥,冲毁堤坝,村子里安排每家每户都要去首山采石头,以供修河坝之用。哥哥和我跟着爹娘拉着架子车去首山,山上有很壮阔深邃的大石坑,红石块随便乱堆,令人目眩。爹娘与人商量交涉,才允许搬些石头,放在架子车上。当时是否给了看山人东西以作交换,已经记不清楚了。爹娘当年在蒲楼中学读书时,他们秋游去过紫云书院为学校割草,说是还能看到首山的文峰塔呢。那次,哥哥和我跟着爹娘到首山拉石头,乱石满山,荒草离离,不见树木,更无文峰塔的丝毫踪影。

后来,到南京读大学,经常要走许南公路去郑州乘火车,眺望首山,还有流经村子边上的汝水在此潺潺流淌,仍旧不见文峰塔的痕迹。父亲给我们兄弟们所说黄帝到过首山采铜,庄子、司马迁、王充等也曾说到过首山,莫非是在他处另有其山?也许都是一种传说与附会而已?

如今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出了村子向西,经裴昌庙到沟刘往北,只见首山横卧,宛在眼前。过了沟刘,再过王湾西,到蒋湾,就进入襄县境内了,襄县如今隶属古都许昌。经山头店一路再向西,沿山而行,深秋时节的首山南北,旷野平畴,或金黄,或深红,花生、高粱、黄豆、玉米等或在收割,或正在等待收拢,最为新奇的是满山皆树,繁茂浓密,青翠葱茏,枣树、柿子树上的果子挂满枝头,特别显眼,丝毫没有当年光秃荒芜的半点迹象。爹娘说,整个首山都已经打造成大公园了。经过首山公园北门,文峰塔耸立在西,遥遥在望。依据导航,继续前行,盘山而上,转眼间,就到了文峰塔下。

陪着爹娘,看文峰塔下的介绍文字,方才知,如今的这座文峰塔是在明代原址之上,依照明代风格,以仿木结构复建,于2016年开工,在2019年孔子诞辰2570年之日历经三载而成。“文峰塔”三字为两院院士吴良镛所题。这一新建文峰塔分为塔刹、天宫、地宫、塔身、塔座等五部分,塔刹全部采用鎏金工艺,瓦面是灰色琉璃瓦。塔身外部仿明代棧板墙结构,古色古香,大气磅礴。塔内四壁有襄县自古以来的40位历

□南京王振羽

史人物画像,还配有诗文,诗文并非乡曲之士的附庸风雅,还算清新好读,而丹青作画,描绘古代人物,栩栩如生,似乎更胜一筹。陪父亲读《后汉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的东汉人物,刘秀麾下的二十八将中有五人跻身在文峰塔的墙壁之上,分别是王霸、坚钲、祭遵、祭彤、傅俊。父亲就祭遵、祭彤兄弟加入刘秀团队参与昆阳大战之前的不期而遇惺惺相惜有生动描绘。

在文峰塔下盘桓,往北眺望,襄城就在脚下,汝水依城缓缓东流。母亲说,我外公家的大船当年从汝州、郟县过来,很远就能看到文峰塔,也就知道,船就要进入襄县,距离老家姜渡口不太远了。文峰塔最初建于朱明嘉靖三十年秋,是正德十二年进士姚汝皋等倡议而促成。他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贵州左参议。据称,他因上疏谏说巡幸、大礼议,被廷杖,寿终从祀乡祠。姚汝皋的儿子姚继可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也不知道,民国时期的河南大学校长、史学家姚从吾先生是姚汝皋父子的后人否?山脚下的山前姚庄村民是否也是这一脉姚家的后裔?文峰塔毁坏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爹娘多年前所看到的,是明代的文峰塔。

离开首山的文峰塔,本来要去乾明寺,但父亲有点累了,就匆匆下山,沿着首山的沿山大道返回汝水边上的小村里。返回途中,网上查询,父亲当年所说典籍所载,并非虚言。现摘录若干,录以备忘。《庄子·杂篇·徐无鬼》载:“轩辕帝与方明、昌寓、张若、诩朋、昆侖、滑稽七位圣贤,前去具茨山拜见圣贤大隗,问计安天下。”《史记》也载:“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国,首山其一也。”又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湖。庄周曰黄帝登具茨访大隗,命驾于襄之野,七圣皆迷,见童子而问道焉,即此山也。”王充《论衡·道虚篇》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七十余人。”万历四十六年纂修的《襄城县志》称:“首山,在县南五里,横亘九里。”

有一叫贾誅者曾写过一首七律,提到首山,其中有“路出名邦渺树烟,首山横带马蹄前”“身经七圣皆迷地,望入诸峰众妙天”这样的诗句,但忽视了文峰塔。清末民初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在1882年从武陟回返湘赣,路经此地,正逢有雨,他作有《雨中经首山》五言诗,也有“树杪画烟痕,檐端漏天隙。浩汤箕颍情,旷邈巢由迹”的句子,不过,散原先生此诗与贾誅一样,也没有提到首山的文峰塔。也许当时下雨,山岚雾绕,能见度低,他没有看到?

首山为砚,汝水为池。家乡故里的所谓一山、一水、一寺、一塔,山,首山;水,汝水;寺,乾明寺;塔,文峰塔。

边、明城墙下,只要置身灿烂阳光中,心情就已放飞云外。天晴时,朋友圈里铺天盖地都是好友们外出时拍摄的美片和怡然可喜的心情,这让我想起北宋时期的宰相寇准晚年时写的七言绝句:“雨歇南山积翠明,淡云消尽远天晴。涟漪不动秋塘静,独拄寒筇绕岸行。”秋雨过后,天高云淡,荷塘幽静,寇准拄着竹杖也要在池塘边悠然慢行,可见心情多么喜悦。喜欢天晴古今皆同,不分男女老少、不计年龄大小,天晴总是令人喜悦的。

天晴的日子又恰逢都有空,就会约三五知己好友小酌几杯,韶韶各自工作中的压力与人际关系的复杂、家庭生活中婆婆妈妈的琐碎与不易、吐槽一下与儿女之间的冲突与隔阂,聊一下退休以后的完美计划,仿佛一切的不如意都消散在这样天晴而欢聚的日子里。

范成大也是喜欢天晴的,还特意创作一首六言绝句《喜晴》:“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来表达他对晴天带来季节变换的惊喜与感叹。妈妈经常说冬天总是阴阴的,没得几个好天,她不喜欢冬天,她怕冬雨的湿冷,那份湿冷让她的关节无时无刻不在疼痛里煎熬,更恼雪天路滑,把她困在家里不得外出锻炼而生抱怨,她是喜欢天晴的。

若说天晴让人喜悦,让我轻易获得幸福,那么今朝可喜,抑或下雨可喜、有朋自远方来可喜、女儿送我一支从老门东淘来的发簪可喜、爱人捧出一碗鲜美的冬瓜鸭舌汤可喜、陪着妈妈听她韶她小时候的事可喜,凡事都如天晴般可喜,幸福是不是就很多很多?

## 花生的记忆

我自幼生长在淮北平原的农村,和各种农作物亲密接触几十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花生。

那时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一个队有二十余户、一百余人口。按照有关政策,队里会拿出一块合适的耕地以每人二分地的标准分给队员作家庭自留地。和其他家庭一样,我家一亩多的自留地种的是花生。这不大一块的花生,却是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孩子的学费、招待客人的酒菜、过年时的新衣裳等,都指望它呢。

花生分春花生和夏花生。春花生就是在春末时节种下去,但一年只有一季的收成。夏花生是夏季收割掉小麦后在麦茬地里种花生。我们那里大都选择了夏花生。

种花生先在麦垄之间一个一个地扒坑,接着是把挑来的水一瓢一瓢地浇到坑里,再把经过短暂浸泡的花生种子放进坑里,一个坑放三四颗不等,最后是培土盖坑。

当花生苗长出三至五对叶子时就要锄地了,用鹤颈锄锄掉麦茬并松土。此后,或锄草,或翻土三四遍。开花后就不能再锄地了,因为受粉后的花要长出茎来并伸展到地下结果。有关情形许地山先生在《落花生》里说得很清楚了。

中秋节前后是收获花生的时候。先用抓钩把花生扒起来,抖掉泥土,装车拉回家,再一颗一颗地把花生摘下来。然后还要晾晒,正常晴天晒三四个太阳,抓一把摇一摇,响声大而清,就是晒好了,可以入仓了。

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收花生的过程还不算完全结束。把花生连秧带果拉回家之后,还要在花生地里慢慢地翻土,仔细寻找落秧的花生,纵是如梳如篦地翻找,还是不能收尽所有,倘遇下雨,经雨水冲刷后,被泥土覆盖或包裹的花生就会裸露出来,直接捡起来就行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雨后捡花生情景。

收花生的过程中有时会有额外的节目:挖鼠窝。在众多农作物中,老鼠最喜欢花生。它在寻找合适果实的过程中会咬坏大量的未成熟的花生,然后把成熟的花生弄回窝里储存起来。要发现老鼠窝并不难,远远地看见有一堆散土的地方就是,然而要挖到鼠窝、抓住老鼠,确是要费一番周折的。堆散土的地方并非老鼠出人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粪窟。仔细搜寻,附近地势稍高又比较隐蔽的地方,会有一个垂直的洞口,那便是老鼠出人之处,我们称之为天窟。挖鼠窝,必须从天窟开始。顺着天窟往下挖二三十厘米,鼠洞渐呈水平走向,继续挖二三十厘米,会有分叉。这时,就要用硬坷垃堵住一个岔口,沿着另一个继续挖,挖到底后再回过头来挖这一个。鼠窝结构布局比较完善,有卧室,铺着干而柔的庄稼叶;有厕所,专门解决内急之处;有储藏间,偷来的庄稼果实有序地摆放着。当然,老鼠是跑不掉的,有时候它也会负隅顽抗,人在外面挖,它在里面奋力地用土封堵。然而结局是一定的,最终老鼠会被逮住并处决。

除非急等用钱,晒干后的花生不会立即卖掉,而是先存起来。冬天,阴雨无事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床上剥花生。大家都很自觉,只剥不吃,偶尔剥到瘪籽才吃掉。剥好的花生粒能多卖钱。剥下的花生皮可以喂羊,也可以当柴烧。烧火做饭时,如果是烧花生皮,偶尔会遇到裹在里面的花生粒,恰好又烧熟了,吃起来格外香,那滋味儿会沿着齿尖往里蔓延,一直到牙根,并激起隐隐的痒。

几十年来,我始终认为,无论是煮的还是炒的花生,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安徽合肥刘学峰

## 天晴可喜

幸福的获取十分简单易懂。

每当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照醒我的梦,望着窗外的明亮,喜悦油然而生。天晴可以做很多事:把被褥晾晒在朝南的满是阳光的院子,看纯净透明的阳光钻进被褥的边边角角,原本扁瘦的被褥在阳光的照晒和时间的慢抚下,变得蓬松柔软起来。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弹棉花,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铺上雪白的棉花,师傅手握只有一根弦的弹弓,另一只手握木槌,不停地敲击面前的“琴弦”,随着“琴弦”跳跃在棉花上,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在无数次的弹跳下,一堆平凡无奇的棉花被弹得柔软蓬松,再压成一条整整齐齐的被褥,仿佛就像施了魔法一样,让我们惊讶无比。将被褥从晾晒杆上收下来扛在肩上回房间时,半边脸就埋进残留余温的被褥中,鼻尖间满是阳光的味道,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搂在怀里的暖香。晴天适合收割、晒谷,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有句“家家打稻趁霜晴”,描绘了晴天带来的丰收景象和农民们的喜悦。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当小麦成熟时,父母都要放下各自的行政工作,趁着天晴挥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们收割小麦,有时趁着天晴,连夜晚都在皎洁的月光下抢收小麦。天晴,打谷场上满是晾晒的小麦和玉米,还有人拿着铁锨铲起晾晒的麦谷朝空中扬起,微风吹走轻飘飘的麦皮,颗颗麦粒则乖乖地落下,这样既能吹去没啥用处的麦皮麦草,又能风干麦粒方便储存。

天气晴朗,忍不住想要出门,随便去哪里,即使散淡无趣地、漫无目的地走在秦淮河

□南京曹冬云

## 两只小鸭子

国庆节期间,陪妻子女儿到濉溪老城石板街玩。在街前方有一块开阔地,有一套圈的游戏摊前,挤满了大人小孩,生意火爆。网状的绳索围栏,靠前面的是一些塑料玩具小套装,黑色毛茸茸的小鸭子,中间位置是红色的小金鱼、中华草龟、小兔子、仓鼠之类,最远处是彩色的鹦鹉鸟,跳来跳去。看到一些小孩子们拎着胜利的成果,女儿眼睛里泛着光,看得出她非常喜欢,再想空手带她走,不容易了。

于是花了二十块钱,买了十五个圈,准备一战。本来一家三口每人分了五个圈,妻子女儿甩了几个落空后,把剩下几个圈全部给了我,齐声向我嚷嚷:“套个鹦鹉吧,你看多漂亮!”我试了几下,远处的鹦鹉命中率实在太低,眼看就要空手而归,我冷静思索,把最后三个圈,去套最容易的小鸭子、小兔子。最终套住两只小鸭子。女儿手捧毛茸茸的小鸭子,甭提多高兴了。一回到家,就马不停蹄地帮助小鸭子用纸箱做了一个温暖的家,又是喂食,又是喂水。说来奇怪,两只小鸭子很有灵性,女儿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爬到女儿的鞋面上睡觉,看电视的时候,它们竟然顺着女儿的裤脚爬到她的腿上。

我和妻子反对她把小鸭子放在家里的地板上,嫌弃小鸭子脏,女儿却毫不犹豫承担起打扫家里的卫生,清理小鸭子的粪便,给小鸭子喂食,喂水。有时候趁我们不注意,就把它们抱在怀里,轻轻抚摸,跟它们说话。

夜晚睡觉前,女儿总会借去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掀开纸箱看着阳台上的小鸭子,把纸箱打开缝隙,生怕小鸭子会被闷死。第二天早起的我,听到小鸭子急促的叫声,靠近才发现有只鸭宝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了。知道消息后,女儿的眼泪瞬间哗哗直流,她扑在妈妈的怀里,久久停不住哭声。

开学的时候,女儿走出家门,一再叮嘱妈妈,好好照顾剩下的一只小鸭子,多跟它说说话,给它喂食喂水喂药。只要一放学,它就会回来跟它玩。

我不禁感叹,这么小的年纪,女儿已经开始面临生死离别。也是在别离中,她正在慢慢长大。

□安徽淮北陈冉